

2012年08月05日 星期日

对话霍洛维兹关门弟子哈灵

李长缨

听说来了一位钢琴家是霍洛维兹的关门弟子，不免好奇，便慕名而去。

拉赫玛尼诺夫第三协奏曲第一主题倾泻而出，钢琴八度同音勾勒出深远迷人的旋律弧线；继而激烈，电光击石、火花四溅；转为舒缓，冷静安详，深邃悠长，混合着拉赫玛尼诺夫清冷绵延和霍洛维兹热情灵性的音符。慢板时微闭双眼，身体纹丝不动，作派与霍洛维兹如出一辙，孤寂中的一抹浪漫在颗粒饱满的音符中缓缓流出，我似乎听到了某种霍氏精神的延续。台上钢琴家正是霍洛维兹的关门弟子，美籍印尼钢琴家埃杜瓦杜斯·哈灵。

音乐会后，我到后台和钢琴家聊了起来。哈灵说话极生动：“音乐演奏的过程是先思考，再用心感受，最后通过双手传递出去。霍洛维兹曾告诉我这三点同等重要。而我的体会心是第一位的，人在作重要决定时往往靠内心感受。音乐也一样。如果没有深层次的情感和激情，音符就没有了意义。”

我们聊音乐会上的巴赫/布索尼的《圣咏前奏曲》，“你说我弹这部作品像是在与上帝对话？霍洛维茨先生也是这么说的。上帝对每个人来说都意味不同，有的是拯救、有的是虔诚，还有的是色彩和感觉，巴赫的音乐那么富有表现力，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情感。弹完之后我筋疲力尽，但我感到很满足。”

哈灵在印尼长大，父亲是厦门人，母亲是新加坡人。哈灵6岁起和5个弟妹一起学琴，1980年哈灵进入茱莉亚音乐学院学习，作曲家勋伯格把他推荐给霍洛维兹。霍洛维兹听了他的弹奏后答应收为学生，并对他说：“我教你并不是因为你可以把琴弹得很好，我只是喜欢你的音乐。你就像矿山里的钻石，还没有被切割过，可以慢慢雕琢。但怎样雕琢才能成为漂亮的钻石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我问他，“霍洛维兹总是被称为魔术师，‘魔鬼’到天使般的音色、出众的技术，这是他的天赋吗？”哈灵说：“这也不对。霍洛维兹总是说，这都是踏踏实实干出来的。他对我说，不喜欢神童，因为他自己是个神童，我也是神童，但他认为神童只是个开始，在艺术上要想做出成绩，那就必须不停地工作。拥有天赋当然让我感到庆幸，但实践才是让它变得更加美好的原因。”

我说：“霍洛维兹的音乐太有个性了，甚至有些离经叛道。那么他对你的要求，在忠于原作和表现个性之间，更看重哪个呢？”哈灵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我希望百分之百地忠于原作。你越了解作曲家，才能更多地理解他想要表达的东西。大家都认为霍洛维兹是浪漫派最后的钢琴大家，但他其实是典型的现代钢琴家。或许他的音乐很浪漫，但他追随贝多芬、肖邦比大多数钢琴家多得多。”

“你和霍洛维兹相处的日子里，他教你最多的是什么呢？”“很多人怕霍洛维兹，但他其实是个极其慷慨的人。他教会我最多的就是交流，音乐语言的华丽与否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必须要通过交流来打动别人。这其实挺难。你想要真正表达内心的音乐，你有很多话要说，要成为一个真正会表达音乐的音乐家，但你必须让别人听得明白。”

我忽然想到霍洛维兹那双大手，平摊在琴键上仍可飞快地跑动，小指微翘。我下意识地瞥了一下哈灵，同样细长骨感的手。

“对同一首乐曲，霍洛维兹弹每一遍都不尽相同。他甚至可以碰错不少音，但丝毫不会减弱音乐性”。“是的，我和霍洛维兹先生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就是谈关于音乐的冒险。我们都不想弹错音，但如果为了不弹错而担心紧张，这就不对了。如果你的错音是因为你进行了一次冒险，那就是一个有价值的错误。没有错误就没有音乐，没有错误就没有收获。写作、绘画、表演都是如此。霍洛维兹也会犯错，但他不在乎这个，因为他的音乐如此自由和友善。”

我豁然开朗，艺术来自于冒险，来自于新的尝试，双手缔造音乐圣境的背后就是有冒险的勇气。我想，它和想象力、色彩感、情感的交流和富足都是霍洛维兹给予哈灵的最珍贵的礼物！